

268

詩
疑
辨
證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詩疑辨證卷六

假以溢我

上海黃中松撰

毛傳訓假為嘉溢為慎本爾雅釋詁也鄭箋假訓同而
溢訓為盈溢之言陸氏釋文曰慎本或作順按爾雅云
苾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崔靈恩申毛並作順解今
攷爾雅云苾神溢慎也又曰溢慎靜也又曰鞠詒溢盈

也又曰舒業順叙也舒業順叙緒也是順義果未嘗與
溢通而溢則與慎通而又有盈義鄭雖與毛異亦本爾
雅也孔疏申毛引舍人曰溢行之慎故言文王以此嘉
美之道戒慎我子孫而申鄭引孝經滿而不溢是溢為
盈溢之言又云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
聚上下相成於義為密是左袒鄭也後儒於溢字多從
鄭義而假字各自立說歐陽永叔以為不以禮假人之
假李迂仲范逸齋從之言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

溢文王以有餘之德及於我也蘇頌濱以假為大呂東萊張叔翹從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餘澤浸被於我也朱子初說云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於我我既受之矣是溢訓從鄭而假訓從蘇也及著集傳則據春秋傳何以恤我之文而謂何之為假聲之轉恤之為溢字之訛其說創自朱子但杜預注此為逸詩而玩何以恤云者似望文王有以恤我之詞又似未知文王之所以恤我而自問之詞語意未圓而於上

下承接之間文氣亦未協且一句之中論訛如此一部詩經何以據信本句賴有春秋傳可證耳其他不見春秋傳者將一無訛乎將以訛傳訛而姑聽之乎破字之病朱子嘗痛譏鄭氏矣似不若仍從初說之為得也

維清篇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攷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清廟大武是詩篇則管象亦當是詩篇然曰歌清廟舞大武即今詩

篇之名此獨曰管象而不言管維清則象為詩篇而未

必即維清之詩矣又序但言象舞而後人有文舞武舞

二說鄭箋曰象舞象用兵刺伐之舞孔疏申之曰文王

之樂象箛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象箛當是

武舞也又引服虔

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箛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

杜預

曰

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

注而言箛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箛為舞曲

未知何本要知箛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是孔氏亦不

能有所確據也而鄭孔之說更有難安者鄭以文王之

典為征伐之法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夫典者國家之紀綱法度也所該甚廣我將言儀式刑文王之典豈當儀式刑於文王者獨征伐之法乎鄭於我將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自施政於天下夫曰常道曰施政豈征伐之所能盡乎是此箋之謬鄭氏已自知之矣孔氏言文王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時用而奏之於樂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夫古人

作樂有聲有容二者不可偏廢文武二舞容也所奏之
詞聲也武王既作象舞則已作象樂之詩故周公得用
而奏之是已乃謂詩人覩其奏而為此歌則此非象之
樂章矣孔子刪詩樂之見於風雅者如關雎鹿鳴皆樂
也而皆存之何獨於頌中反舍樂章之正詩而取他人
閒作之浮詞乎且武王既作象樂之後何以秘而不宣
至成王周公時始奏之耶將武王祭文王時反不用樂
耶抑別有他樂耶文王功德甚大太平之業亦甚難而

有漸其本不在擊刺夫人而能辨之矣孔氏又以記言
升言下謂彼象非此篇下管象者謂武詩耳夫下管象
已是武詩記何以又言舞大武乎故朱子不從而泛指
為祭文王之詩就經釋經最為簡當後人以祭文王之
詩已有清廟維天之命為疑近日安溪李氏詩所云清
廟方祭之詩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畢而送
神之詩分別三詩之所用確然不易然後朱子之說定
當為正解但清廟不言營洛邑朝諸侯而朱子既從序

此詩雖不言象舞之事安知序說之必無據也孔氏左
傳疏云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則是堂下奏象舞而堂上
即歌維清也其說為優張橫渠從鄭以此舞為武舞而
劉原父則以為文舞謂將舞象則歌維清將舞武則歌
大武李迂仲從之據經言文王之典不言征伐之典足知
其為文舞也故以禮之象即詩之維清較為直捷而下
管云者觀書稱下管鼗鼓管固堂下之樂也意維清之
詩一人唱而三人和其瑟則朱絃而疏越使其聲濁而

遲不以亂人聲所謂堂上之樂以人聲為主故曰升歌
清廟之詩雖亦歌於堂上而堂下則簫管並舉八音齊
作人聲管聲相和故稱下管初不以父子之異而一升
一下也孔氏之詩疏誠不若左傳疏而詩貴人之善讀
不容固執耳

烈文篇

釋經必有所據所據既確則不必復疑矣烈文之序以
為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詩於理亦可通但其意一似

成王前未主祭者鄭康成泥之遂謂祭於祖者告嗣位也更似成王前此并未即位今因即政而後即位者夫武王崩成王已即位特以年方幼冲未能蒞政故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攝政七年退而復辟復其政非復其位也大旨一誤流於誕妄不可不慎也朱子以為詩中未見即位之意故定為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近有謂此什方歷序内外之大祭不應列獻助祭之作而疑為祫祭大廟之詩者夫詩篇次第前後倒置

者甚多玩無封靡二句是戒勉之詞非稱頌之詞也朱
克升云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
在此時歟疑而未定也夫說莫患於無據耳既有儀禮
明文復何疑乎朱傳當已

錫茲祉福

錫茲祉福句毛以為文王錫之蓋言成王於祭末呼諸
侯而戒之曰我先君文王賜女以此祉福也鄭以為天
錫之蓋言上天賜我文武以此王天下之祉福也歐陽

永叔謂宜從毛義但不宜專屬文王故以為文武所錫
得告勅助祭諸侯之體與子孫保意相合又與末句不
忘意相應其義較毛鄭為優朱子以為諸侯助祭使我
獲福是諸侯錫此祉福也於惠我無疆句承接最順嚴
華谷從之而所謂祉福者指夾輔以興周祚言也楊用
修譏之謂祭而受福不歸功於祖考乃以為臣下之力
失立言之體夫言各有當也因祭祖考而作樂自當歸
功於祖考若因獻諸侯而作樂自當歸功於諸侯耳祉